

渭南地区戏曲志编纂委员会 编

渭南地区戏曲志

张庚



三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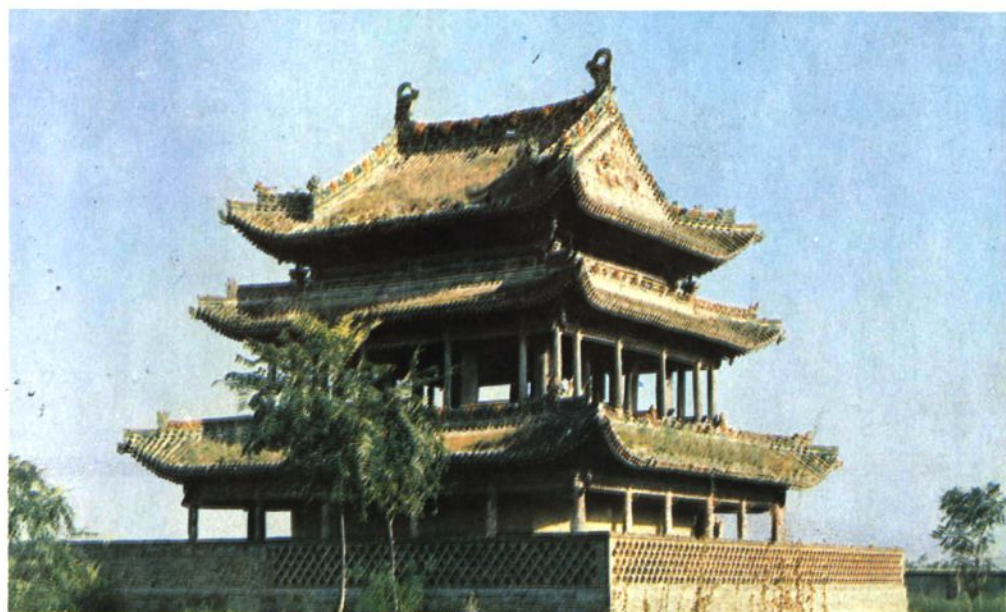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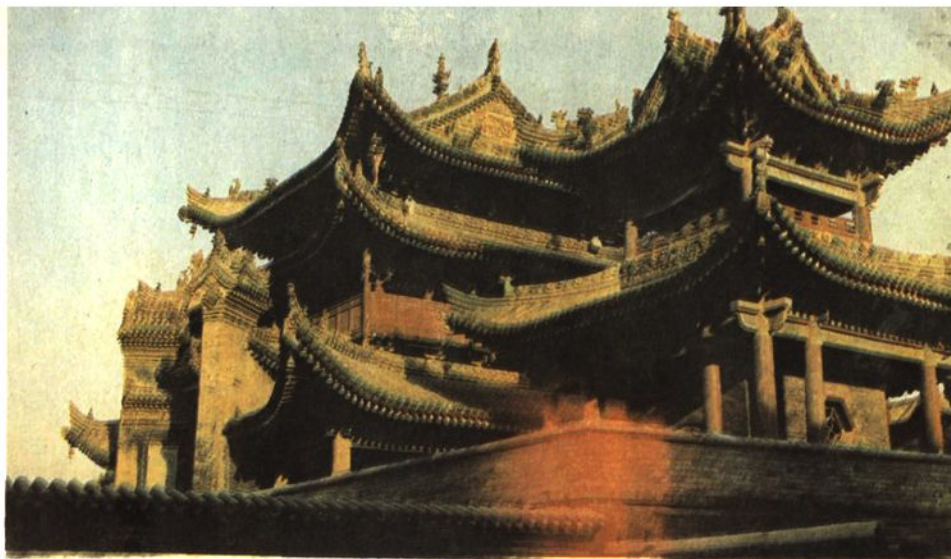
渭南地区戏曲志编纂委员会 编

渭南地区戏曲志

张庚

三秦出版社

澄县城隍庙乐楼（明）



大荔县朝邑岱祠
岑楼（宋）

韩城城隍庙戏楼（明）





白水县仓颉庙一对并台戏楼（明）



渭南市解放影剧院



渭南地区人民剧院



余巧云在《三上轿》中饰崔秀英



张彩香在《拾玉镯》中饰孙玉姣



富平县阿官剧团演出《三姑娘》剧照



中国戏曲志副主编薛若琳在省戏曲志现场座谈会开幕式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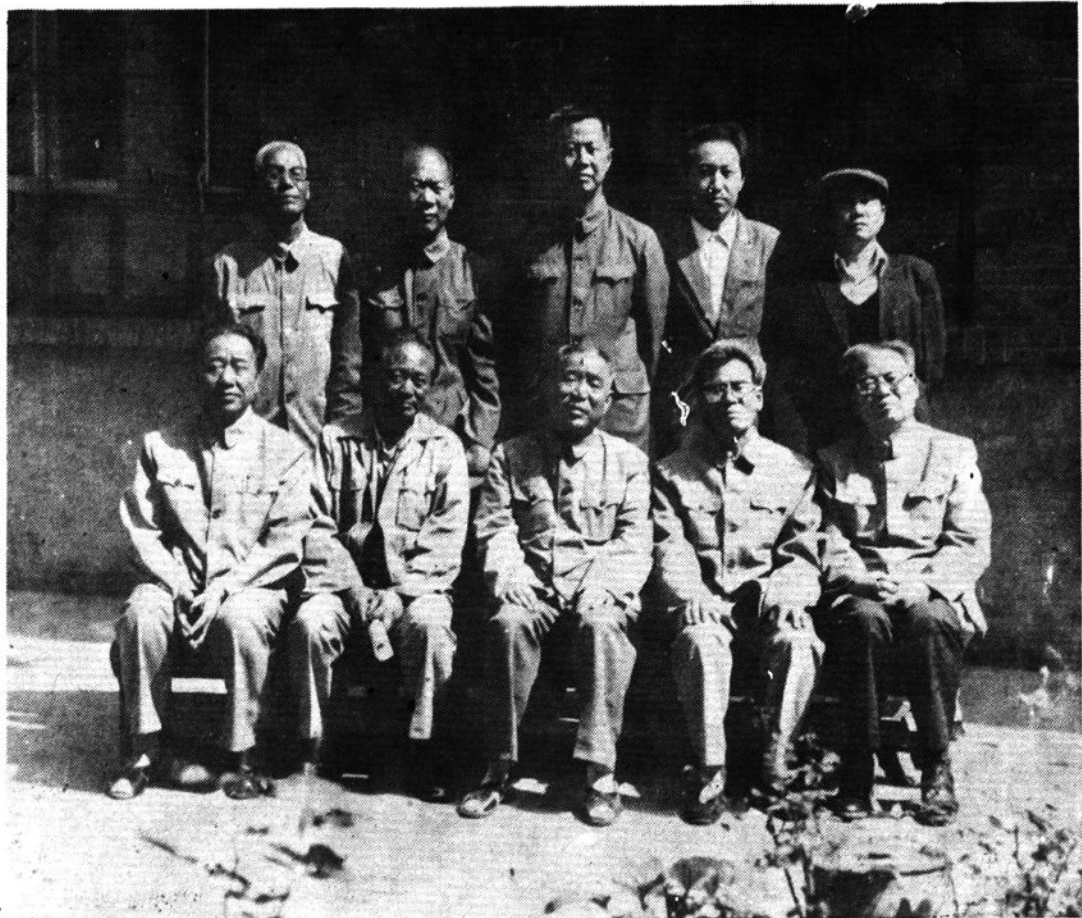


省戏曲志编委会主任鱼汛在省戏曲志现场座谈会闭幕式讲话

省文化厅副厅长叶增宽（右）和省志编委主任鱼讯（左）
向渭南地区戏曲志办公室颁发锦旗



渭南地区文化局党组讨论《戏曲志》工作（后右高存详、前右师继祖、后左樊宏昌、前左曹冠敏）



渭南地区戏曲志全体编纂人员。后排左起宋志廉、王禾、刘星照、车富贵、张施民。前排左起田建军、汪涛、师继祖、陈英、张满堂（谢蒙秋因故未参加合影）



省戏曲志编委部分委员与参加定稿会全体同志合影

前 言

渭南地区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地域宽阔,人口稠密,全区面积1.3134万平方公里,人口438.0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334人。交通四通八达,境内铁路畅通,公路已成网络。工业日益勃兴,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品类繁多的工业体系。这里,农业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农村在振兴。商业发达,城乡市场繁荣活跃。

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定都长安,渭南长期处于京畿要地。不仅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戏曲艺术也随之经过孕育、发展到形成、繁荣。建国3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渭南地区戏曲艺术更为繁荣昌盛。

在这经济上兴旺发达、政治上安定团结的盛世,渭南地区文化局根据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文化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1983年6月19日通知精神,组织人员从1985年3月开始编纂《渭南地区戏曲志》,成立了编委会,下设编纂组、办公室。经过培训编志人员,学习编志知识,搜集资料,同年8月写出了《渭南地区戏曲志》初稿,经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省“戏曲志”编委会多次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并具体帮助。

《渭南地区戏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它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的、知识性、资料性融为一体的志书体裁的地区性戏曲小百科。

由于历史的偏见,过去没有人为戏曲写志,建国后,若干年来由于“左”的干扰,则无法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修志已成必然。《渭南地区戏曲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填补了我区戏曲志历史的空白。

《渭南地区戏曲志》属艺术学科,用艺术研究的成果,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达到神今志古的功用。综其特点为:

一、富于时代气息。这本志书,是统合古今资料编纂的,按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渭南地区戏曲艺术的历史和现状。对剧目、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要求,感受到时代在前进的气息。

二、具有地方特色和剧种风格。全区有11个剧种,这在全省来说,是剧种较多的地区。这些剧种各有特色,有温文尔雅、婉转动听的,有曲牌悠扬、丝丝入扣的,有缠绵抒情、动人心弦的,有激越高亢、鹤立高吟的,等等,风格各异,但都能雅俗共赏。

三、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全志纵有综述、大事记,横有部类——剧种、剧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既反映了戏曲的历史

沿革，又反映了建国以来戏曲研究的成果和戏曲史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的新水平。有纵的历史连续性，有横的广阔性。

四、具有系统的戏曲专业知识。《渭南地区戏曲志》的全部释文采用的资料是经过反复核实的，准确性强，释文通前至后注意知识性，戏曲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表演手法的发展和创新，各剧种的唱腔选段与记谱、舞台美术向轻、美、亮、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发展过程，在有关部类的记述中均有反映，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

戏曲是群众性的综合艺术，它的全部历史是在发展中前进的。在这改革的盛世，戏曲艺术将随着改革的步伐，不断创新，不断丰富，不断顺应广大人民群众鉴赏水平的提高，在秦东大地上，更为千姿百态，万紫千红。

序

鱼 讯

《渭南地区戏曲志》编委会，用两年半时间编成了一部志书，现在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是我省戏曲志编纂成书最早的一部。

这部志书有40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渭南地区戏曲艺术的渊源、继承、改革、发展和现状，内容丰富，文图并茂，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是我省戏曲志书方面一部前无古人的系统的创业工程。填补了一个多剧种地区千百年来无戏曲史志的空白，它将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列入各种志书之林。

渭南地区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土地辽阔，物产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三秦咽喉，京畿要隘。在这得天独厚的地域内，蕴藏着古老的文化遗迹、文物古迹和革命遗址，同时也罗布着浩瀚多彩的戏曲艺术遗迹。黄河两岸，渭、洛之滨，是我国文化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大荔沙苑文化，字圣仓颉故居，以大荔为中心的古老民歌，“秦声”、“郑风”，秦、汉、唐的“角抵”、“百戏”及大型音乐舞诗《秦王破阵乐》、“散乐”、“参军戏”、“傩戏”、“唱经”等古代文明琼英，长期哺育了这里的戏曲艺术之花茁壮成长。作为四大声腔之一的梆子腔——秦腔，在金元之际已跻身于“杂剧”之列，明、清两代已形成完整的剧种。

渭南地区在我省来说，是个多剧种的地区，有秦腔、同州梆子、迷胡、碗碗腔、阿宫腔、线腔、跳戏、老腔、韩城秧歌、渭南秧歌等十多个剧种。在潼关沿黄河一带各县不仅保存了宋金、元时期的戏曲文物，还留传着不少戏曲剧本作者和艺术人的故事、传说。古代各个时期形成的不同风格戏曲班社数以百计，演出活动非常活跃。戏曲艺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就以秦腔来说，我省著名演员多在渭南一带学艺，成名，献艺。清中叶有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在同州一带学艺，后赴京演出，誉满京华。清末民初有申祥麟、白长命、水铃儿、王德元、朱林逢、王赖赖、王麦才、赵东郎、拜家红、张海娃、罗士魁；线偶名艺人杜进虎；碗碗腔名艺人杜升初（艺名一杆旗）、谢德龙；迷胡艺人杨保、张子忠（艺名锅罗）、五子儿、保来儿；阿宫腔名艺人段天焕等都曾在舞台上名噪一时，长期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各剧种的剧目，更是丰富多彩，剧作家层出不穷，明代有传奇作家王无功，清有李灌、李芳桂（李十三）、崔问余、李印堂，辛亥革命以后有李桐轩、高培支、李约祉、李仪祉、王伯明、白瑞生、郝心田等，都以他们创作的丰富剧目繁荣了戏曲舞台。新中国成立以后，本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精神，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老艺人一起，培养了一批一批的社会主义戏曲人才，渭南地区的戏曲事业又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各剧种演出团体纷纷兴起，创作、导演、教练、表演、戏曲音乐、舞台美术人才济济。对于旧有的民族民间戏曲艺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它以新的面貌展现在社会

义的舞台上。他们辛勤努力的成果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赞扬和鼓励，在省、地历届会演中崭露头角。

这个志书统合古今，对历史的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戏曲各剧种的继承改革，发展创新，人才培养，剧本创作，戏曲评论，演出场所的建设，戏曲文物等等都作了实事求是而详实的记述。是一本探本求源、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间的专业志书，对今人后人阅读、参考、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渭南地区戏曲志》的脱稿成书，从成立机构、培训干部、搜集资料，编纂初稿到定稿，给全省带了头，同时在编志的实践中，锻炼出一支好的编纂队伍。他们在编志过程中较系统地掌握了专业知识，从我多次和他们接触中，看到在他们身上有一股刻苦好学，不畏困难开拓前进的毅力。他们在广征博采资料、编纂志稿中，多方倾听意见，不仅专家、学者，就连知情的老艺人也不放过，他们这种不怕酷暑严寒、反复修改书稿的负责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韩城市戏曲志主编耿万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编志工作，年过半百的于树仁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背上干粮，千里迢迢上京调查有关资料，这种为完成志书的奉献精神是感人的。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坚强的编志队伍，要完成《渭南地区戏曲志》和11部县（市）戏曲志书是不可能的。这是群体智力的荟集，是群体汗水的结晶。

渭南地区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对戏曲志的编纂，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不然这样大的综合艺术的系统工程是很难顺利完成的。

目 录

序	
前 言	
综 述	（ 1 ）
图 表	（ 17 ）
一、大事年表	（ 17 ）
二、剧种表	（ 38 ）
三、剧种流布图	（ 42 ）
志 略	（ 46 ）
一、剧种	（ 46 ）
二、剧目	（ 58 ）
三、音乐	（ 85 ）
四、表演	（ 176 ）
五、舞台美术	（ 217 ）
六、机构	（ 234 ）
七、演出场所	（ 274 ）
八、演出习俗	（ 289 ）
九、文物古迹	（ 300 ）
十、报刊专著	（ 308 ）
十一、轶闻传说	（ 314 ）
十二、谚语口诀	（ 319 ）
传 记	（ 325 ）

综 述

渭南地区位于陕西省八百里秦川的东部，东滨黄河与山西运城地区毗邻，南依秦岭同商洛地区相连，北邻延安地区，西接西安市与铜川市。渭河、洛河交贯全区。目前辖11个县市：渭南市、韩城市、合阳县、白水县、华阴县、澄城县、富平县、大荔县、潼关县、华县、蒲城县。

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分属魏、韩、郑等国，秦汉时为三辅之左冯翊，六朝以后又分属冯翊、弘农两郡或同州、华州二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置专员公署，所辖市县屡有变更。中国共产党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政公署设在渭南市。

渭南地区现有地方戏曲剧种16个，其中本地剧种11个，有秦腔、同州梆子（老秦腔、东府秦腔）、碗碗腔、老腔、迷胡（因产生于陕西的眉县、户县两地，故称眉户。据说又因曲调缠绵悱恻，使人入迷，故名迷胡。）阿宫腔、线腔、跳戏、道情、渭华秧歌、韩城秧歌。占全省剧种的1/4。外来剧种6个：京剧、豫剧、曲剧、话剧、蒲剧、花鼓戏。

渭南地区是我国梆子声腔剧种发源地之一。其发展历史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七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源远流长的秦声古剧

渭南地区是陕西省文化繁兴较早的地区之一。大荔沙苑人所创造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即沙苑文化，其遗址在本区达十四五处，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是十分丰富，伴着古代文明的高度发达，举世著称的西音就产生于这里的大荔县（吕不韦《吕氏春秋·音初》），在西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秦音——秦风——秦声，成为古代秦地重要的文化活动内容。《诗经》中魏风、郑风，是先秦时期当地人们留给我们的最早的乐舞歌诗。它可以歌，可以舞，可以弦，可以诵。尤其是郑风（今华阴、华县）的载歌载舞，表演古朴。这种融音乐、诗歌与舞蹈于一体的“乐”的艺术特色，对后世诗歌及戏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使秦文化得到空前弘扬。秦人气势玄昂而强悍，其时的音乐“秦声”、“秦风”则反映了当时这种政治和民情，其声，音铿锵激越，浑厚宏大。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写道：“秦腔俗称梆子腔，盖因其以梆子为乐器而得名者也，其来源极古，负谓肇始于战国，唯时秦始皇甫灭六国，囊括天下，乃寄情于声也。……后世之秦腔实际胚胎于此焉”。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声的记载，包括有对故乡的深情。他的外孙杨惲有外祖遗风，在被罢黜闲居华阴时，以秦声日以继夜地与其妻子儿女“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仰天抚缶而呼鸣”（杨惲《与孙会宗书》）借揉孤愤之

情。魏晋六朝时期，此风不减秦汉。隋末唐初，弘农人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就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秦王破阵乐（舞）》（吴兢《贞观纪要》）的问世，其发扬蹈厉、慷慨悲昂，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唐宫廷的嘉许（新、旧《唐书》、《贞观政要》），人称“秦王腔”（范紫东《乐学通论》）。在“州有伶、府有戏”（白居易诗）的大唐，渭南地区成为唐梨园、教坊艺术与艺人的渊藪之一。散乐、参军戏、傩戏、唱经、唱道情、唱曲子遍及全区。教坊不少大曲，取之本区。华阴新葺“设厅”，大荔东窟谷军民演杂剧，华山道士唱道情，冯翊九龙庙居民赛，民间岁除日，二老人备为傩翁、傩母，画裤、涂面，散乐巡乡历村演出。共同形成了“馆台北阙笙歌于洛滨，珠阁西聆箫曲于秦野”（《金仙公主墓碑》）的昌盛局面。下邳（今渭南市下邳乡）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对故乡的这种情况也时时溢于言表，诗中多有记载。唐代盛行朝野的大曲、拍弹、盘给傀儡与我区的迷胡戏、老腔又名（拍板），碗碗腔都有一定的关系，至新中国成立前，二华（华阴、华县）农村的小舞台木偶戏和皮影戏还延承有既唱秦腔、碗碗腔又唱曲子腔的“风搅雪”的不同唱腔剧目，皮影戏就更不言而喻了。至今沿黄河两岸一带的韩、合跳戏（又名饶鼓杂剧），就是在唐杂剧、傩戏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而成的具有唐宋杂戏遗响的地方剧种之一。

五代与北宋时期，唐宋大曲、舞队、鼓子词与杂戏，在我区进一步地方化。“同州乐工翻黄幡绰《霓裳谱》，钩容直乐工程士守别依法曲造成，”（《嘉祐杂志》），当时所用六么、法曲等，如今之“秦腔也”（焦循《剧说》卷一）。在元代，则有撒彦举、李仲章、王天祺、郭时中、李庭、郭镐等，他们共同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局面。同州李仲章的杂剧，人称“词如铁笛秋风”（《太和正音谱》）。戏曲世家李十三就是在元末明初从华县举家西迁至渭南的。明代中叶康海罢官居家，寄情山水，复振北曲，二华同（同州）、朝（朝邑）是他繁频往来的地方之一，韩邑二韩（韩邦奇、韩邦靖）、华县二张（张光孝父子）成了康海的有力支持者，享名国中的“妙妓出秦中”，大大促进了西府曲子和迷胡与二华曲子的艺术交流，《石将军传》就出于这个时候。晚明则有合阳的王无功潜心传奇创作、演出。他共创剧本七部，其中《梨花记》、《异梦记》、《景园记》、《弄珠楼》影响较大，汤显祖、冯梦龙、杨君寤、陈继儒、祁彪佳等戏曲大家都评点过他的作品。祁彪佳说“伯彭善为儿女传情，必有所极精惊处，令观者破泣而欢”，并称他们的创作“匠心独构”（《远山堂曲品》）称赞王无功的创作“无功喜传侠女，故红侠中每有技击者”。“格善变、词善转”，好写生旦“通本不脱豪侠之气”、“一洗脂粉之病”，（《远山堂曲品》），这在晚明儿女柔情媒语充斥舞台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秦腔《花亭相会》即根据无功《百花亭》移植。清代的蒲城崔问余等也曾有传奇作品传世。

二、明、清两代戏曲

渭南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是在秦声古剧的哺育下产生并日趋兴起的，而秋神报赛的群众性戏曲活动，则极大地促进了它的成熟与繁荣昌盛。

秋神报赛即春祈秋成报赛，此风肇于先秦，此后遍及农村。最先只限于后土祀及与农

业有关的神祇，后因隍祀而普及于很多寺庙观馆。星罗棋布于我区广大农村的古代戏楼（又名乐楼、戏台、歌台、歌舞楼、舞榭），是这方面的历史见证。以韩城市为例，宋元两代戏楼造址达20多处，一个小小的县城（市前为县）亦达17处之多，有些村庄也多达七八个。尽管经过多次兵燹的毁坏，但目前渭南地区尚存的清代以前建筑的戏楼，约140多处。其中有太荔朝邑大寨子东岳庙的宋代乐舞楼，韩城市北营庙的金元时代戏楼，蒲城城隍庙的乐厅露台（金人符节《重修城隍庙碑记》），华阴县敷水的金代戏楼和韩城城隍庙明代戏楼，澄城县城隍庙唐代乐楼、华县城隍庙戏楼（“文革”时毁）等等。明初，由于朱元璋敕封城隍，各州府县以至一些稍大点的村庄都建有城隍庙，而戏楼又成了每座寺庙总体建筑结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农村普遍流传“城隍庙对戏楼”的谚语，从此祀城隍庙又成了当地秋神报赛的重要内容。庙会演戏一般都由庙首或会首负责，集资或以庙产收入支付，一次耗银相当于中等人家几户一年之全部收入。一般演戏一台，有时多达四五台。有对台、并台和对、并台同时演出。赛会实为赛戏。赛戏的普遍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戏曲的发展与繁荣。戏曲流派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与赛戏有密切的关系。从时间上讲，一般赛会演戏为三天三夜，多时可达旬日半月。华阴县西岳庙会，演出达20余日（《华阴县志》卷1），盛况空前。清康熙时康行侗主修的《韩城县续志》说“大会于八月二十四前后，凡五日里中之祀，此为第一。商贾辐辏，百货鳞集，士女朝礼，香火杂沓、遍于城中，有越境渡河而来者，箫鼓宴享，备极繁华。乐伎歌舞，尽态极妍。里社以南北分其为社，各五，有以数十金，致梨园者，妙舞清吹用于郡邑，由来久矣。”蒲城、合阳县赛会演戏，更是驰名省内外，当地群众口歌说：“合阳六月炸，澄县七月压下下”。蒲城最盛者是“南北二赛，南赛在五更村，祀东岳，北在延兴，祀尧山圣母，届时梨园纷集，车马填塞，一切浮屠足抵中人数十户之产”（《蒲城县新志》卷1）。清初李馥蒸《清明登尧山》诗说：“凌顶东风鼓啸歌，声高不管警人多”。有时这一会从“正月四日开始唱戏，至麦芒未停。”大荔县正月望日的赛会演戏，创自宋真宗时，元明二代，更是“社鼓喧阗，火烟辐辏，渭、蒲、富、临咸至”（《道光大荔县志》卷4）。明人张联珠在《后土庙重修碑记》中说“百姓祈丰年，为之报赛，从西汉、历西晋、六朝及唐、宋、元、明，恒四序不绝。”如果把我区各县这种秋神报赛演戏的日程加以排比，就会发现一年360天中，几乎每天都有报赛或其它祭祀演戏活动，娱神实为娱人。“二华”一带每年春、冬祈牛马、火、龙王、药王、关帝、河渎诸神，都有定月定日，大则搭台、小则皮影、木偶、曲子戏演唱，三日贯例，年年如是。赛会和祀神成了人民群众唯一文化娱乐活动。演戏之习，日唱不足，继之以夜，从而又形成了我区的夜戏风靡于世。乾隆初年抚陕的陈宏模曾专门出告示10多次，三令五申禁戏。但情况如何，用其人一段话说明“秋成报赛、敬神、还愿演戏，原所不禁，但白昼甚长，尽可演戏，何必定在夜间。”“陕西向有夜戏恶习，于广阔之地搭台演唱，日演不足，继之彻夜”（《墙远类偶存稿》卷27）。

渭南地区是一个长期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地区，这种举县若狂的赛戏演出，充分表现出农民在戏曲方面的兴趣与无穷尽的艺术创造力，从而形成了本区的剧种之多，剧目的丰富，艺人的辈出不穷和班社的林立。梆子声腔中同时出现同州梆子（老秦腔），秧歌剧中出现韩城秧歌与渭南秧歌的不同风格流派。并在不同流派中出现了新剧种的情况。